

我思绪不宁，思念远方



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

远方的邀请：泰戈尔游记选

[印度] 泰戈尔 著

冯道如 译



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

远方的邀请：泰戈尔游记选

[印度] 泰戈尔 著

冯道如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的邀请: 泰戈尔游记选 / (印) 泰戈尔
(Rabindranath Tagore) 著; 冯道如译. — 南京: 江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(人文旅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328-7

I. ①远… II. ①泰… ②冯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
—印度—现代 IV. ①I35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0559 号

书 名	远方的邀请: 泰戈尔游记选
著 者	(印) 泰戈尔
译 者	冯道如
责任编辑	聂 斌 黄孝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1.375
字 数	225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328-7
定 价	3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旅欧书札

- 002 开启欧洲之旅
- 015 初到英国
- 018 英式舞会
- 022 伦敦的雨
- 024 在下议院旁听
- 028 旅英孟加拉人
- 039 英国女人
- 046 坦布里奇韦尔斯
- 052 海滨小镇
- 054 K 先生一家

第二辑 俄国书简

- 062 踏上俄国的土地
- 066 莫斯科
- 069 在异国想起我的祖国
- 077 农民之家
- 085 孩子们
- 095 博物馆与对美的训练
- 102 教育的力量
- 106 拥抱艺术
- 110 旅行的意义
- 116 土库曼斯坦
- 122 大众公园
- 127 告别
- 129 过去与未来之间

第三辑 日本纪行

- 152 等待
- 156 起航
- 160 海上风暴
- 169 仰光
- 176 小船
- 179 大海与天空

- 184 向着远方前进
- 189 土佐丸号上的日本船员
- 194 日本女人
- 198 闲暇时光
- 203 港口见闻
- 212 神户
- 217 俳句、插花和茶道
- 227 走进日本人的家庭
- 240 好学的日本民族

第四辑 中国讲谈

- 250 我从哪里来
- 272 春天的邀请
- 286 扬起心灵的风帆——致中国学生
- 299 拒绝异化——致中国教师
- 306 文明的含义
- 320 真理与反叛
- 329 道别
- 339 附录一：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——
梁启超欢迎泰戈尔辞
- 351 附录二：泰戈尔——徐志摩送别泰戈尔辞

第一辑 旅欧书札

开启欧洲之旅^①

9月20日，我们登上了浦那号蒸汽游轮。清晨五点整，游轮拔锚起航，大家聚在甲板上，望着印度的海岸线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不见。周围的人在不停地说话，我受不了人声嘈杂，回到了自己的船舱。对你我无需隐瞒，我的心中满是郁结之气，但我无意也不想浪费时间向你倾吐。即使我说了，恐怕也无法赢得你的同情，反倒是更有可能让你感到不耐烦。

广阔的海洋，我永远拜服于你的足下！之后的六天，我烦躁不安，因我独自一人，而这种情绪只有大海知晓。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晕船，但我想你未曾体会过那是怎样一种感觉。我病倒了，再铁石心肠的人，得

① 本文篇名及本书除“中国讲谈”一辑外，其他各辑所收文章篇名均为译者所加。作者写这些游记文章时，主要采用了书信体或日记体的形式，当初并没有为其命名。

知我的病情，也会泪如雨下。是的，先生，整整六天，我没有下过床。我的船舱很小，灯光昏暗，为了避免海水进入，舱中的窗户终年紧锁。整整六天，我奄奄一息，不见天日，甚至不曾感受过微风的轻抚。只有在头一天晚上，一位乘客逼着我下了床，把我拖到了餐桌边。我刚站起来，头骨下的零件就互相扯着嗓子，暴动起来。我的眼睛看不清，脚也寸步难移，接着一阵头晕目眩。勉强走了几步，我就一屁股坐在了长椅上。但是热心肠的乘客最终将我带上甲板，让我倚在栏杆上。当时天色已晚，天空中乌云密布。船逆风而行，前进时船体两侧涌出水花，船体划开这片不见港湾、无边无际的昏暗天地。夜色下，海水一次又一次翻涌起浪花，展现出一副阴郁景象。

我没在甲板上待太长时间。我晕得厉害，只能在他人的帮助下返回船舱，而且一进门就倒在了床上。接下来的六天，我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。乘务员很照顾我，他每天都会送各种各样的食物到我的船舱，并叮嘱我吃东西。他觉得如果我再不吃，就会虚弱得像一只老鼠。他愿意竭尽全力照顾我，只要我能好起来。对此我多次向他致以深切的谢意，在下船之前，我给了他更多物质的回报。

六天后，船临近亚丁湾，海面平静了许多。乘务员一直劝我下床走走，终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但我马上发现自己四肢发软，真如小老鼠般无力。我的脑袋和肩膀似乎不太匹配，衣服像是偷来的，完全不合身。我离开了船舱，走上甲板，靠在一张椅子上。终于重见天日了！下午，我们在大海的怀抱中发现了一艘小船，却不见陆地的踪影，这让大

家都有些惊讶。小船上的人朝我们挥动双臂，蒸汽游轮停了下来。小船上的人乘坐一艘更小的舟驶来，登上了蒸汽游轮。小船上的都是阿拉伯人，他们从亚丁出发前往马斯喀特^①，可是迷了路。偏偏装水的木桶开裂，淡水也没了。他们的船上还有一些旅客，我们的船员给了他们淡水，并在地图上为他们指出了马斯喀特的方位和距离。不过我们都担心，靠他们自己能否到达马斯喀特。

9月28日，星期六。我在晨光熹微时醒来，迎接我的是一片延绵的山丘。那是一个清爽而美好的早晨，太阳刚升起不久，海上风平浪静。远处群山的风景在这样一个清晨显得分外迷人。五彩的云朵似是垂挂在山头，沉醉在无尽的阳光中，逐渐淡去。明镜般的海面上如画般散落着片片帆影。

船停靠亚丁，我开始写家书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，前几天的折腾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，毫无头绪。刚打起精神想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但很快又退缩了。我的思维仿佛是一碰即毁的蛛网，理不清该先写什么后写什么。我都那副样子了，你也就别叹息那些未完成的书信了。

你瞧，我对大海已有了些许敬意。它与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尽相同。在岸边看海，海洋已是令人害怕，身处其中，海洋更是令人胆寒。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。我曾在孟买的岸边观海，纯蓝的海水与蔚蓝的天空在地平线融为一体。我曾想象，掀起地平线的帘幕，能看见无边无尽的

^① 马斯喀特：阿曼首都，据守印度洋通往波斯湾的门户。

海水翻涌着浪花。我曾幻想，地平线后会是怎样的景象，却不曾想，地平线后只是另一条地平线。在大洋中，船像是被困在地平线环成的圈中，不曾移动。和人类的想象力相比，地平线是有限的，不足为奇，不过你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。从蚁垤^①到拜伦，那些伟大的人都对大海着迷，如果我不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岂不是会沦为笑柄？实际上，若我出生在伽利略的时代，就我这套地平线有限论可能会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。有那么多人对海洋不吝溢美之词，我的不敬无伤大雅，至少大海一定不在意。浪花翻涌，大海显得更为动人，但不幸的是，也正因为这些涌动的波涛，让我晕头转向，只能看见扭曲的景象。

我在船舱中过了六天可怕的日子之后，终于走出船舱。我打量着同行的乘客，他们也在看我。女性让我感到害怕，似乎天生如此。离她们太近总会遇到许多麻烦，智者考底利耶^②如果还在世，绝对会建议我离她们一腕尺^③远。一方面，太靠近她们会在心灵王国引发可怕灾难；另一方面，在她们面前说错任何话，都会让她们耐心尽失。若是稍有失礼，更是会让她们恼羞成怒。她们精致的礼服让我眼花缭乱，若要一起进餐，就要帮她们切肉，我会尽力尝试，但最终仍会切到手指。这

① 蚁垤：又译“瓦尔米基”、“跋弥”，约前 5 或前 2 世纪印度诗人，著名史诗《罗摩衍那》的作者。

② 考底利耶：古印度政治家、哲学家，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顾问和大臣，擅长权术，著有《政事论》一书。

③ 腕尺：长度单位，用于古印度、埃及、希腊、罗马等国，一腕尺相当于从肘到中指端的距离。

些思虑让我尽可能地远离船上的女性。尽管船上有许多女士，但绅士们仍一直抱怨说，没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姑娘。

我在船上结识了多位男士，其中有一位和我特别好的 B 先生。他很健谈，爱笑，而且有一副好胃口。他似乎认识所有人，无论与谁相伴，都能开怀大笑。他说话用词从未刻意雕琢，自己说的笑话无论好笑与否，他都会笑得很起劲，我认为这些都是他的优点。我越发地喜欢他。我发现他不在乎年龄和地位的差别，不控制自己的笑声，也不曾小心翼翼地避开社交中需要谨慎的中间地带。这让他保有年迈智者的睿智以及孩子般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的个性，这很轻易就感染了我。他叫我“天使”，称格雷戈里先生为“格勾里”（Gorgori 和孟加拉语中“水烟袋”的发音很像）。他还给另外一名乘客取名叫“鲈鱼”，这位乘客唯一的缺点就是脖子太短。实际上，这位先生的脑袋和身体似乎亲密无间，所以才会摊上这么一个外号。但是，我为何被唤作“天使”，却找不到解释。

T 先生也与我们同船，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他是一位认真的哲人，从不说大白话。事实上，他基本不说话，都是在演讲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在甲板上愉快地谈天。不幸的是，B 先生在 T 先生面前说了一句话——“那星星真漂亮。”这句话引发了一场严肃的哲学演说，一场关于星体和人生关系的演说，周围的我们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听众。

船上还有一个英国人，他的体型会让人想起棕榈树，小胡子的形状像扫帚，头发如豪猪的毛刺般炸开。他的脸似一口锅，脸上嵌着一双呆滞无光的死鱼眼。看到他我心生恐惧，总是和他保持一段安全距离。

好吧，有些人的面容总会让周围的人心虚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。

每个早晨，这位英国人都会用上他所知道的所有语言，包括英语、法语、印度斯坦语，轮番咒骂船员，引起一阵骚乱。他从来不笑，也没有朋友，总是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船舱里，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。有时，他会到甲板上走走，无论遇到谁，他都会投以鄙夷憎恶的眼神，像是看到了一块擦鞋垫。

用餐时，B先生总是坐在我旁边。他是一个亚欧混血儿，他会像英国人那样吹口哨，双腿分开站立，手插在裤袋里。他对我很好，有一天他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是要去牛津大学吗？牛津大学是一所一流的学府。”还有一次，我在读特伦奇的《谚语与训诫》，B先生吹着口哨走过来，拿走我的书，快速地翻了几页，然后说：“没错，是本好书！”

船从亚丁到苏伊士港航行了五天。要取道布林迪西^①去英国，就得在苏伊士港下船，然后坐火车到亚历山大港^②，从那里再乘船前往直利。我们要走这条陆路，所以在苏伊士港下了船。我和另外两个孟加拉人外加一个英国人，一起租了一艘阿拉伯船。若你能看到船主的眼睛，就会明白，有时候人的面容上会找不到任何天神赐福的痕迹。他有一双老虎般的眼睛，肤色黝黑，额头下垂，还有一双厚厚的嘴唇。我们租他的船，因为他开价比较低。不过一开始B先生十分不愿意登船，

① 布林迪西：意大利城市，位于其东南部。

② 亚历山大港：埃及港口城市。

他说：“阿拉伯人不可信，他们时刻准备着，想要刺穿你的脖子！”他甚至说了一两个在苏伊士发生的可怕的犯罪实例。尽管如此，最终我们还是登了船。船主只会一点点英文。我们航行了一段距离，没有遇到危险和麻烦。船上的英国人想去苏伊士邮局，我们的路线不经过邮局，因为相距有一段路程，船主不愿意去。经过一番劝说，他最终还是答应了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过了一会，他又问英国人：“一定得去邮局吗？几个小时可到不了！”英国人被惹急了，冲船主大喊“你他妈的”。船主强烈抗议以示不快：“什么？妈？什么妈妈？别拿妈妈说事儿！”

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我们都担心英国人会被丢下船。随后阿拉伯人又问了一次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“你他妈的！”英国人又回了一句，激得船主差点要挥拳揍他。英国人似乎感到不妙，终于放低姿态说：“你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！”然后开始巧舌如簧地解释“你他妈的”不是一个骂人的词汇。但船主用自己的母语吼了一句，大意应该是“别太过分了，马上闭嘴”。白人被这句话吓到了，很长时间没再开口说话。

后来英国人又问：“还有多远？”船主吼道：“给了两先令，还想问多远！”我们才发现，在苏伊士，只给了两先令还想打听这种事，估计是违法的。船主冲我们大吼大叫的时候，周边船上的划桨人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咧嘴笑着。面对船主的暴怒，强忍笑意显然不是很好的应对之策。船主还在继续发火，周围的划桨手更是放声大笑。因为无法报复他们的嘲笑，我们三个只好赔笑以纾怨气。人生在世，某些时候不得不审时度势。

我们就这样一路到了苏伊士城，名誉也并未受损。我无权评价苏伊士城，在城里我走的路不超过半英里。我原想绕城逛逛，但听之前来过苏伊士的人说，这座城市，只会让人感到疲惫和厌恶。不过，即使这样，也没有完全打消我的念头。但又有人说，想要绕城参观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租一头驴，这让我犹豫了。后来又得知，苏伊士的驴不太听话，它们有自己的想法，而驴子的自我意愿往往能够战胜骑手。在苏伊士城，严重的眼疾随处可见，街上有成百上千的眼疾患者，苍蝇是疾病的传播者。苍蝇从患病的眼睛上收集病菌，然后停在健康的眼睛上传染疾病。

我们在苏伊士上了火车，这些在铁轨上行进的列车也有问题。首先，没有地方可以躺下休息，座椅都是分开摆放。其二，这样的移动速度，真是很难称之为火车。我们枕着火车的咔咔声睡了一夜。第二天醒来，大家身上满是尘土。我挠了挠头发，发现头皮上也积了一层灰，都可以种稻米了。到亚历山大港时，我们个个都像满身泥垢的隐士。铁路两边都是青翠的玉米地，田边立着枣椰树，树上挂着一簇一簇的枣椰子。有些地方能看到井，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砖房。砖房大多四四方方，没有柱子也没有门廊，墙上基本都嵌着窗户，外观古板。非洲风光和我从前想的不一样。在我的幻想中，非洲一直是一片未开化的荒地。而我眼前所见，是阳光耀眼的清晨、翠绿的田野和大片的枣椰树。

蒙古号在亚历山大港等候我们登船。登上船，我们即将横渡地中海。天气有点冷，一上船我立马彻底洗了一个澡，把深入骨髓的灰都冲

洗干净。洗完澡后，我打算去亚历山大城走走。我们租了一艘小船回陆地。船夫就像现世版的威廉·琼斯爵士^①，会说好几国的语言——希腊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和英语，不过每种语言都是略通皮毛。听说这个港口居民的母语是法语，街道的名字和商铺的标牌大多是用法语写的。亚历山大港是一座富裕的城市，城里人头攒动，商店一直都有生意上门，一定进账颇丰。石板铺就的道路十分干净，但马车经过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。房屋和店铺都很宽敞，城市看上去也华丽灿烂。亚历山大港面积广阔，港口中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。有的船是欧洲人的，有的船则来自穆斯林国家，但就是没有一艘属于印度人的船。

四五天后，我们抵达意大利，到达时已是凌晨一两点。我们离开温暖的被窝，打包收拾，提着随身物品来到船顶。天上挂着一轮满月，洒下清冷的月光。我没穿够衣服，冻得够呛。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城市寂静安详，门窗紧闭，整座城都在沉睡。现在，身处蒙古号上的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能换乘火车？我们的行李怎么办？是留在船上，还是一起带下船？我们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一位意大利官员上船清点人数，至于原因我们毫无头绪。之后谣言渐起，说清点人数一定和安排换乘火车有关。结果，当晚我们根本没火车可坐，更有甚者，我们听说要到下午三点才会有火车。对这一结果大家都很不满。最终，我们被安排在布林迪西的一家酒店里过夜。

^① 威廉·琼斯爵士(Sir William Jones, 1746—1794)：英国语言学家、法学家、翻译家、外语天才；曾在印度当法官，精通包括东方语言在内的多国语言。

那一夜，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。在到达一个新地点之前，我总会在脑海中精心编织那里的样子，对我来说那一定会是一个新奇的地方，充满新鲜感。我说欧洲没有给予我任何新奇的体验，大家对此都很惊讶。

凌晨三点，我们抵达布林迪西的酒店就径直上床睡觉去了。早上醒来后，我们租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在城里转悠。拉车的是一匹半死不活的马，车夫与他的马车和马一点都不般配。车夫大概只有十四岁，马估计年过半百，马车更是行将就木。布林迪西和其他的小城市并无二致，沿街有砖房有店铺，乞丐在路边讨要钱物，有人在小酒馆中畅谈，有人在街角自娱自乐。没有行色匆匆的行人，似乎所有人都悠闲自在，没有烦恼与牵挂。好像整座城市都在度假，城中没看到几辆车，人也不多。我们走了一小段路，一个年轻人招手拦停了我们的马车，手中抱着一个西瓜爬上车，坐在车夫身边。

“他想赚点小钱。”B先生说。

我们的马车继续前行，陌生人指点我们看“教堂”、“花园”、“运动场”。但这些指点并未让我们增长见识，少了他的比比画画，我们也毫无损失。没人邀请他上车，也没人问他问题，然而我们仍要为他不请自来的服务付款。他和车夫将我们带到了——一个巨大的果园，园中种满了各种水果。我们身边是一串一串的葡萄，葡萄颜色有深有浅，我发现深色的葡萄比较甜。园中还有苹果、桃子等各种果树。有一位老妇人（可能是果园的主人）拿着水果和鲜花来卖。我们都没什么兴趣，可老妇人